

---

## 驢腮骨

錢江

啪！啪！從磨房又傳出皮鞭的抽打，我快跑過去，貼著牆從小窗洞往裡張望。

還是那兩個獄卒 - 豬頭和尖猴，輪到他們當班，必要惡打裡面的囚犯，囚犯才來一週。

磨房又小又黑，低矮的頂快要壓到囚犯的頭，他的雙手被銅鏈鎖住綁在石磨推桿上，拱起的背脊如沈默的山崗，鞭子落下，山崗微抖。獄卒的皮鞭用公牛腿腱風乾製成，我嘗過它的滋味，一鞭下去痛得徹骨透心。囚犯虎背熊腰，骨骼粗壯，然而重複的鞭刑，使他遍體鱗傷，血肉模糊。汗水，帶著血，粘著土，從肩背滑下，在隆起的手臂肌肉和大腿筋腱上刻下道道褐色的泥流。

「骯髒的以色列人！」豬頭罵，聲音像是從鼻孔發出的。

尖猴長著黑皺的臉，眼睛只有老鼠屎那麼大，他拿刀鞘戳囚犯，「快～！」

囚犯進一步俯下身，用胸膛抵住推桿，抬高腿往前邁步，「啞～啞～」，腳鏈發出沈重的響聲。

「啊呦～！」尖猴彈起來，銅鏈甩到了他的腳。「下賤的以色列人！」尖猴罵到。

下賤的以色列蠢驢！非利士人也這樣罵我。其實，我高大帥氣，一表驢才，走在街上，母驢們都癡癡看我。非利士人才蠢，智商不及我們！

非利士人住巴勒斯坦南部沿海，祖先來自海上，野蠻兇悍，擁有製造鐵器的技術後，城市發展，經濟繁榮，他們不滿足現有的土地，想吞併迦南地，便不斷騷擾那裡的以色列居民。

---

我娘來自伯示麥 — 一個安靜的以色列村莊。「勞動雖苦，生活卻是甜的，」生前她常回憶，「主人愛護我，給我乾淨的圈捨，食槽裡總有牧草，配了玉米粉，豆粕。我那時健美，聰慧，溫順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蒼老的臉上浮出紅暈，疲倦的眼也靈動了，娘年輕時曾當過長老的坐騎！十五年前，非利士人突襲伯示麥，殺人放火，掠走財物牲畜，娘被拉到迦薩，從此，在城外的監獄工廠—大磨房做苦力。

我生於獄中，遺傳了娘的優秀基因，體格高大如馬，結構勻稱美觀，黝黑油亮的鬃毛，裡面沒有一根雜毛。我不僅長得帥，還力大如牛，滿月便能坨起四袋大豆，娘又驚又喜，給我取名「參孫」，在希伯來語中，「參孫」是「強壯」的意思。

「參孫也是一位以色列的勇士，」娘說，「神用他抵抗非利士人，當神的靈降到參孫身上時，他便大有能力，做出超常的作為。」

小時候，娘每晚給我講參孫的故事。有一次他在葡萄園遇到一頭少壯獅子，吼叫著準備吃他，就在那一刻，神的靈降在他身上，他被神力充滿，沖過去抓住獅子的上下額，用力一掰，便將大嘴撕裂，好像對付一隻小山羊那麼容易！我常問，「如果參孫知道我們囚禁在這裡，會不會來救？」「一定的！」娘說。娘的答案我已經知道，但是喜歡再聽一遍。

利希之戰是我最喜歡的故事，參孫一個人面對一千個非利士人！他面無懼色，看見腳下有塊新鮮的動物腮骨，迅速撿起，揮舞著往敵人沖去，左劈右砍，敵人層層倒下，像枯乾的蘆葦一折就斷，就這樣，一千個非利士人都被他殺了。

利希之戰我百聽不厭，因為故事中的那件「利器」，正是驢的腮骨！娘說那是塊下顎骨，九英吋長，形狀微彎，上面有一排堅硬的牙齒。參孫多才多藝，勝利後還高興地為自己寫了首歌，「我用一塊驢腮骨，殺人成堆，我用一塊驢腮骨，殺了一千人。」這首歌被娘當作安眠曲，因為小時候她一唱，我便安靜。在歌聲中，我想像著參孫光輝的形象，堅硬的驢腮骨，還有我長大後的樣子 - 威武神氣，成為參孫的坐騎。

「媽的，熱死了！」豬頭停止揮鞭，氣喘吁吁地癱坐到牆邊，解下腰間的水袋。

---

正午的太陽像火盆將灼熱一股腦倒在地上，磨房裡又悶又熱。豬頭猛喝水，「咕咚咕咚」，囚犯伸出舌頭舔著乾裂的嘴唇。

「渴啦？」豬頭獰笑著，一邊擰緊水袋蓋。

囚犯咽了口唾沫，粗壯的脖頸上喉結上下滑動一下，沒有吭聲。

「想喝水就說話！」豬頭怒了，囚犯來了一周，怎麼打都不說話，獄卒越打越覺無趣。

「啊呀，還是我心軟。」尖猴怪笑著去為囚犯開鎖。

囚犯的雙眼被刷，蒙在眼部的紗布血跡斑斑。鬆綁後，他伸出一隻手向空中摸索，另一隻手扔緊抓推桿。

尖猴閃到囚犯身後，晃著水袋，「喏，給你喝。」

囚犯尋著聲音慢慢轉身。

尖猴跳到前面，「在這裡呢。」

囚犯剛轉了一半，停住了，小心地轉回。

「喏，水。」

囚犯遲疑著。

「快，往前走。」

囚犯放開推桿，雙手向前摸索，膝蓋微微彎曲，腳挪了一步。

尖猴悄悄倒退，「對，過來。」

---

豬頭冷不防伸腿，一腳橫插囚犯小腿前。突然碰到阻擋物，囚犯一驚，後腳趕快上跨。就在這時，豬頭伸出另一腿勾住囚犯的腳鏈。囚犯失去平衡，重重往下摔去，如隕石落地，腦袋磕到石頭磨盤上，頓時鮮血直流，龐大的身體癱在地上，像被獵殺的雄獅，一動不動。

死了？我一驚。

獄卒不安地對視，尖猴過去用腳輕踢囚犯，貓下身看了片刻，「還有氣，是撞暈了。」他說，然後直起腰，使出全力踢囚犯，「參孫，你不是最強壯嗎？起來呀！」

參孫？我傻了。

豬頭狠狠地說，「你用驢腮骨殺了我一千個非利士兄弟，現在落我手裡，要讓你死一千遍！」

囚犯真是參孫！

迎著清晨的陽光，我跨出監獄的大門，空氣清新，藍天遼闊，每週三去迦薩城裡送糧，是最快樂的日子，今天我卻提不起精神。

我的英雄參孫，怎麼竟成了苦囚？

參孫英勇無敵，經常孤軍作戰，就在三個月前，他還把迦薩的城門給拆了，扔到四十英裡外的高山上，那城門有十英尺寬，兩扇門板連同門框門門共有千斤重，參孫如此神力，怎會被擒？

中心市集熙熙攘攘，熱鬧非凡。迦薩是非利士五大都城之一，離地中海只有三英里，通往埃及的商道也經過此地，大小船隻，駱駝隊，馬隊帶著各樣的貨物來到，將細亞麻布，彩色地毯，綠松石，珊瑚珠飾換成麥子，無花果，蜂蜜，橄欖油，滿載而去。

---

街上人來人往，空氣中瀰漫著桂皮，香菖蒲等香料的味，我左嗅右看，心情逐漸好轉。我和獄卒由主街轉入輔街，過三條小巷，就是糧鋪。我們拐入店鋪前的衚衕，來到一個長方形天井。獄卒把我拴在糧鋪倉庫門前，卸了貨，便去逛街吃飯了，我也乘機大快朵頤，在地上的砂土裡找搬運時掉落的麥粒和豆子。

「啾啾～」，我聽見輕輕的笑聲，隔壁是油鋪倉庫，外面停著一輛貨車，拉車的兩匹小母馬正低頭竊竊私語，眼角不時往我偷窺。我慢悠悠嚼豆子，出於禮貌點點頭，心說，對不起姑娘們，我更中意小母驢。咽下豆子，我繼續低頭找食，耳朵卻不自覺地調轉方向，對著她們。

「你是梭烈穀的，肯定知道他怎麼被抓，這裡的傳聞眾說紛紜。」聲音粗又響，不是小母媽在談論我，是油鋪老闆娘講話。

「被一個女人制服的，大利拉～！參孫迷上她了。」

參孫？！我趕快抬頭。

送橄欖油的馬車上站著一個使女，「參孫老去她家，這種事傳得快，不久，咱們非利士五個首領也去登門拜訪，請她查出參孫力氣大的秘訣，好制服他，還答應事成後給大利拉五千個五百捨客勒。」

「五千個？君王的贖價也只剩一千個！首領是下了血本抓參孫，他拆了我們的大門，讓非利士人丟盡臉。」

「我一年才賺十捨客勒，五千個五百捨客勒，我想也不敢想，不過，參孫很愛大利拉，而且是真心的，我曾見過他看她的眼神。」

「愛情再濃，不如響噹噹的銀幣。」

「參孫長得帥，人又風趣，很有魅力。」

「妹子，聽我的，愛情都是虛的，對我們女人，銀幣才可靠，換了我，也絕對做這筆交易。」

---

「大利拉可能也是沒辦法，五個首領一齊『請』幫忙，她敢不答應？」

「快說，後來大利拉怎麼探到秘密？」

我趕緊往她們那邊湊，套在脖子上的繩索勒得我發痛。

「大利拉費了好一番周折！剛開始他騙大利拉，說用七條未乾的青繩捆住他，神力就沒了。後來又說，要用全新的繩子捆。大利拉青繩新繩都試了，根本沒有。第三次他又說，用織布機把他的頭髮編進布裡，就可以制服他。大利拉趁他睡著，把他的七條髮辮編織進布裡，還用梭子把它們拉緊，參孫醒來，一拉織布機的梭子，就把頭髮拔出來了！」

「參孫太狡猾了，騙子！」老闆娘罵。

大利拉才狡猾！我心說，參孫因為愛她，就沒有防備。即便是覺察到其中有詐，參孫也不會用對付仇敵的方式對付女人。另外，參孫不是在欺騙，只是不願意說出秘密。

「大利拉很生氣，埋怨參孫不把秘密說出來是不夠愛她，然後每天嘮叨。」

嘮叨的女人，像趕不走的蒼蠅，最可怕了！

「參孫被折磨得受不了，只好說出秘密……」

夕陽西下，我拖著長長的影子回監獄，沒有背貨物，腳步卻比來時還沈重。

大利拉制服參孫的方法很簡單——剃他的頭髮。參孫是拿細耳人——神從俗世中分別出來的人，出生後從未剃髮，剃了發力量會隨之而去。得到秘密的大利拉，叫來非利士兵藏在裡屋，然後哄參孫枕在她膝上睡覺，睡著了，便剃了他的發。失去神力的參孫和普通人沒有區別，醒來後只有束手就擒。

---

「昂~！」我對天長鳴，英雄難過美人關，參孫的軟弱我理解。怪不得他沈默無言，像死了一般，被愛人欺騙，被仇敵擊敗，他是又痛心又懊悔。

月亮灑下銀光，給監獄蒙上寧靜的夜紗，苦役終於可以得到暫時的安息。

磨房外我來回踱步，磨房沒有鎖，門只隨便搭上。獄卒不擔心參孫會逃走，他雙目失明，手腕腳腕都上了沈重的鐐銬，並用長長的銅鏈拴住，銅鏈的一端連著大石磨的底座。

英雄就在裡面，我既興奮又緊張，就這麼闖進去，是否太沒禮貌？不管了，大不了就是被罵「蠢驢」。我在門前立定，用鼻子挑起搭鉤，頭一頂，門開了。

參孫蜷縮在牆角，衣衫襤褸，身上粘了不少麥秸桿，頭深深地低下，像是要努力躲入黑暗，藏起那雙被刷的眼睛。

我的心一酸。不該進來的！我不忍心看到英雄現在的樣子。我局促地站著，尾巴不自然地左右抽掃，「嗖~唰~嗖~唰~」。

參孫警覺地抬頭轉向我，紗布蓋住了他的眼睛卻蓋不住他的帥氣，他臉型方正，稜角分明，鼻樑直而高挺。他微微抬著下巴，側耳細聽，鼻子嗅嗅空氣，然後，歪著頭說，「驢~。」聲音中流露出一絲驚喜。

「是的！」我跳了起來，「我叫參孫，和您一樣，不對，名字和您一樣，我可崇拜您了。」明知話出了口，便成了驢叫，我也不在乎。「嗯昂~！嗯昂~！」的，我跑過去，把頭伸到他手邊。

他摸我的脖頸，「嘿~，朋友。」

朋友？參孫稱我為朋友！「您不認識我，但是我認識您，您的故事我都知道，您赤手空拳殺獅子，點著狐狸尾巴燒麥田，娘經常講您的故事，娘在監獄很苦，一講起您她就開心，」我語無倫次地說，「您拆了迦薩的大門，還有，在利希，」提到利希，我忍不住開始唱「驢腮骨之歌」，「我用一塊驢腮骨，殺人成堆！我用一塊驢腮骨，殺了一千人！……」

---

他的手掌大而厚實，摸著我的脖子，額頭，又捋捋我的鬚毛，抓抓我的耳朵，然後順著鼻子，嘴巴，來到我的腮頰。我的下顎骨被他溫暖的手觸碰，頓時全身血液沸騰，我的歌聲更嘹亮了，「我用一塊驢腮骨，殺人成堆！……」

他的手突然停住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若有所思地說，「驢腮骨。」

「對，您用一塊驢腮骨，幫神殺那麼多敵人，您多麼偉大！」我說。

參孫卻低下頭，咬著下唇，好像很痛的樣子，胸腔開始急劇地上下起伏，寬厚的肩膀顫抖著，接著，從喉嚨裡發出一種低沈的乾嚎。

我不該提以前的事，我抱歉地低下頭，挨著他的頭靜靜地站立。

連續幾個晚上，我都去陪他，參孫的憂傷極深，一直沈默不語。我努力保持安靜，在心裡不斷給他打氣：參孫，要振作，你是神特別揀選的人，還記得嗎？你娘原不能生育，有一天神派使者告訴她，將懷一子，就是你！還囑咐她不能喝酒，吃葡萄或葡萄乾，那是對拿細耳人的要求，你在母腹還未成型，神就將你分別出來。

在靜默中，我們開始慢慢溝通，用的是一種非人非驢的語言——它瀰漫在空氣間，帶著體溫和氣味。當我來到磨房，他便知道我說，「朋友，我在這裡。」當我把頭低下，挨近他的頭，他知道我說，「朋友，你不孤獨。」

「在人看來，一失足會成千古恨，在神那裡，卻不是，人的失敗不會影響神的計畫。神曾說要用你救贖以色列，神說的，就必成就。神也許會暫時離開你，但不會永遠離棄你……」這些道理都是娘說的，以前我嫌她嘮叨，安慰參孫全用上了。

漸漸地，參孫的悲泣止住，情緒平緩了，第七個夜晚，他突然輕輕哼唱，「神給一塊驢腮骨，讓我殺人成堆。」

我搖搖頭，「錯了，應該是『我用一塊驢腮骨』。」

---

參孫摸著我的腮頰，「以前我唱錯了，不是我能幹會殺敵，是神把敵人交在了我手裡。」

「神給一塊驢腮骨，讓我殺人成堆，神給一塊驢腮骨，讓我殺了一千人……」他大聲地唱。

「嗯昂～！嗯昂～！」我也跟著唱。

白天，參孫是沈默的，這是對抗獄卒最有效的方式，晚上，話卻開始多了，「神是良善的，雖然祂的能力離開了，祂的愛卻沒有。驢呀，你是祂給我的，就像當年在利希，祂給了我一塊驢腮骨。驢呀，你的出現讓我反省，你的陪伴讓我得安慰，你是神派來的天使。神也許會暫時離開我們，但不會永遠離棄我們，我娘常這麼說，以前我嫌她嘮叨，現在知道她的話都是對的。」原來，參孫的娘和我娘一樣，很有智慧。

不知不覺的，參孫的頭髮長出來了。有一天他摸著頭說，「神是憐憫有恩典的。」然後匍伏在地，「神啊，我以前驕傲，得罪了你，你就掩面不顧，將我交在敵人手中，你的管教是對的。你信實良善，為千萬人存留慈愛，請赦免我的過犯，接納我的誓言。我發誓，以後不再剃髮，保守自己的心，完全歸屬你，從今天起，作拿細耳人不只是你的揀選，也是我自己的決定。」

月光下，參孫的臉泛著柔和的銀白，他笑得像天使，「我現在是個廢人，雙眼失明，手腳被綁，但是神不看這些，神不需要我的能力，只要我的心。」他拍拍我，「神可以通過任何人任何物成就祂的事，你就是個例子。」

我激動不已，腦中竟跳出這樣一個場面：神的靈突然再次降臨到參孫身上時，他猛一掙脫，銅鏈如蠟融化，從手腳脫落，他一躍身騎上我背，揮舞著當年那塊驢腮骨，砍殺獄卒，我在他的指揮下，沖出監獄，奔向以色列。

我要成為參孫的坐騎！我期待著，時刻準備著。

參孫走了。

---

夜深了，刮起涼風，我站在空空的磨房外，不願接受事實。

英雄就這樣離我而去？

昨天，參孫突然被帶走，去了非利士神廟，晚上沒有回來，今天我去集市聽到消息，他已犧牲！

我的腦海裡再次浮現參孫的最後一戰。

非利士人在神廟舉行盛大慶典，向大衮—五穀和風暴之神獻祭，廟裡擠滿了人，廟頂上站了三千男女。豬頭拉參孫到五個非利士首領面前施鞭刑，首領們驕傲地說，「是我們的神大衮將仇敵交在我們手裡！」「大衮是最偉大的！」人們高聲讚美。接著，豬頭和尖猴開始戲弄參孫，把障礙物放在他前面，他被絆倒時，全場哄笑。

「他們羞辱我的時候，也在羞辱我的神，」參孫曾告訴我，「每一鞭，神都看到，每個嘲笑，神都聽到，以色列的神是唯一的真神，祂是榮耀的，不會讓自己的名受辱，有一天，當時機成熟，我會懇求神再一次賜我力量，雪洗前恥。」

昨天就是參孫等待的時刻。在非利士人最得意的時候，神決定為自己的名爭戰，將祂的靈再次降到參孫身上。廟宇呈正方形，每邊有四十五英尺，中廳有兩根柱子，支撐著廟宇的屋頂，參孫正好站在兩柱之間，他被神力充滿，抱住柱子，一手一根，用力扭轉柱子，柱子轉離了下麵的石座，屋頂失去支撐，隨即塌陷，廟宇頃刻間倒塌，壓倒了大衮雕像，壓死了裡面所有人，包括豬頭、尖猴和五個首領。

「我死時所殺的人比活著時所殺的還要多！」磨房裡突然傳出熟悉的聲音。

我急忙沖進去，喊著，「我一直等待成為你的坐騎！」

但裡面空空的，我踱到牆角垂著頭站立。

靜默中，我聞到麥秸堆裡他留下的氣味。

---

「你一直都是我的坐騎。」

原來，他並未真正離去。